

# 在子彈與瓦礫間編織羅網：港九大隊的抗戰奇跡

梅 毅

當一九四一年聖誕節的鐘聲沉寂，香港總督府懸掛起恥辱的白色旗幟，一萬多名英聯邦守軍向日軍投降時，這座城市的天際線被硝煙籠罩。然而，就在城市燈火熄滅後的第三天，一支由近百人組成的神秘部隊已悄然潛入這片彈丸之地的山林港汊之間，他們就是注定在香港抗戰史寫下傳奇的港九獨立大隊（簡稱港九大隊）。

作為香港地區唯一成建制的抗日武裝力量，港九大隊由中國共產黨東江縱隊直接領導。在香港淪陷之初，東江縱隊司令部果斷成立港九大隊，這支植根於本地民眾的隊伍，迅速成長為由學生、工人、漁民和愛國商人組成千餘人的精銳部隊，成為香港淪陷區唯一的抗日旗幟。他們沒有重炮飛機，補給匱乏，卻憑藉非凡的勇氣和因地制宜的「游擊創新」，書寫了一段鮮為人知卻驚心動魄的敵後抗戰史詩。

面對佔據絕對海陸空優勢的日軍，陸地上的周旋空間非常有限。港九大隊將目光投向四通八達的南中國海——大鵬灣、大亞灣，乃至繁忙的維多利亞港兩岸，這堪稱他們的第一個也是關鍵的戰術創新：將游擊戰從陸地擴展到海上。香港的海岸線蜿蜒複雜，港九大隊設立海上中隊，用漁船偽裝搭載魚雷的快艇，神出鬼沒於大鵬灣至大嶼山的廣闊海域。他們深諳「打了就跑，決不戀戰」的原則，常在夜色掩護下，選擇日軍巡邏間隙或薄霧天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伏擊日軍的運輸船、巡邏艇。日軍巡邏艇笨重遲緩，面對神出鬼沒的游擊船束手無策。這種持續不斷的襲擾，極大地牽制了日軍的兵力部署和物資流動。

香港漁民是港九大隊堅強的後盾。因日軍經常肆意搶劫漁船、槍殺漁民，港九大隊在執行游擊戰的同時，還會武裝護送漁民出海生產捕撈，保障「水上生命線」暢通，僅一九四三至一九四四年間，港九大隊護送漁民出海作業近百次，成功保障了上萬漁民的生計，被漁民

奉為「守護神」。而香港漁民們則自發成為了部隊的「千里眼」、「順風耳」，還為其提供海上交通掩護、情報傳遞以及物資的補給。這種魚水情深，構築了港九大隊生存和發展的銅牆鐵壁，使得敵人即使知道游擊隊常在海上活動，也難以準確捕捉其蹤跡。海上游擊戰不僅打擊了敵人，更重要的是，它牢牢地將生存的根系扎在了香港沿海的萬千民眾之中。

香港不僅是島嶼，更是高度城市化、人口密集的區域。在日軍憲兵、密探如網的城區開展鬥爭，比山地游擊更為兇險。在城市戰場，港九大隊組建市區中隊，隊員們巧妙偽裝成苦力、黃包車夫、工人、小販甚至街頭藝人，建立了一張覆蓋全港的地下網絡。在中環、灣仔、油麻地等地的茶樓、雜貨鋪，甚至賭場都有他們的秘密據點。他們憑藉過人的膽識和細緻的偽裝，深入敵偽機關附近和日軍軍營周圍，刺探兵力部署、調動計劃、物資儲備等關鍵情報；同時配套發展出一套完整的地下信號傳遞系統，比如晾衣杆掛衣服的方向代表消息類型，窗口花瓶擺放位置表示安全與否等等。

除了情報的收集，市區中隊還承擔着針對敵偽頭目和漢奸的鋤奸任務，以及對小股日軍的突襲，每次行動都遵循「分散作戰，精悍有效」的原則，雖然這類行動看似規模不大，但每一次成功都極大震懾了漢奸勢力，攪得日軍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他們還經常破壞日軍的電話線、鐵路軌道、公路橋樑等交通通訊設施。這種看似「零敲碎打」的破壞，積累起來卻有效遲滯了日軍的反應速度和調動效率，如同給敵人的血管不斷製造「栓塞」。他們熟練運用本地環境，可能是在夜色中快速剪斷電線，也可能是利用定時炸藥裝置炸毀一段關鍵的鐵軌，行動結束後迅速分散消失在街巷人海之中，日軍往往徒勞無功。這種非對稱的襲擾，極大地消耗着日軍的控制力和士氣。

在戰鬥的同時，港九大隊深刻理解「基礎不牢，地動山搖」的道理，在新界的沙頭角、



大埔、西貢、元朗、粉嶺、荃灣等地，以及大嶼山等離島，建立各鄉「聯防自衛會」和「抗日動員會」，西貢尤為突出。這絕不僅僅是簡單的武裝自衛組織，它是一個高度組織化、具有一定政權功能的新型社區。這些組織在當地選舉產生負責人，在部隊支持下維持地方治安、調解糾紛、救濟難民、徵收合理負擔內的抗日公糧、組織自衛武裝配合大隊作戰。當日軍進村掃蕩時，他們迅速組織群眾轉移，堅壁清野，讓敵人「抓瞎」。這些基層組織在戰火中維持了基本秩序，保障了民眾利益，使港九大隊獲得了更穩定、更鞏固的根據地，成為其生存和發展的生命線和社會基礎。

香港特殊的地位，使港九大隊成為國際盟軍戰線中的聯絡溝通樞紐。一九四二年初，港九大隊設立國際工作小組，負責人黃作梅肩負起連接盟軍的重要使命。這個小組如同一座橋樑，架設在香港敵後與反法西斯盟國之間。一次著名的合作發生在一九四四年二月，美軍飛行員克爾中尉轟炸啟德機場時被擊落，日軍千人搜山。十四歲交通員李石找到克爾並將其藏入山洞，每日送飯。港九大隊上演「圍魏救趙」，派出一小隊在九龍製造爆炸吸引日軍，引開追兵，兩周後將克爾安全轉移至深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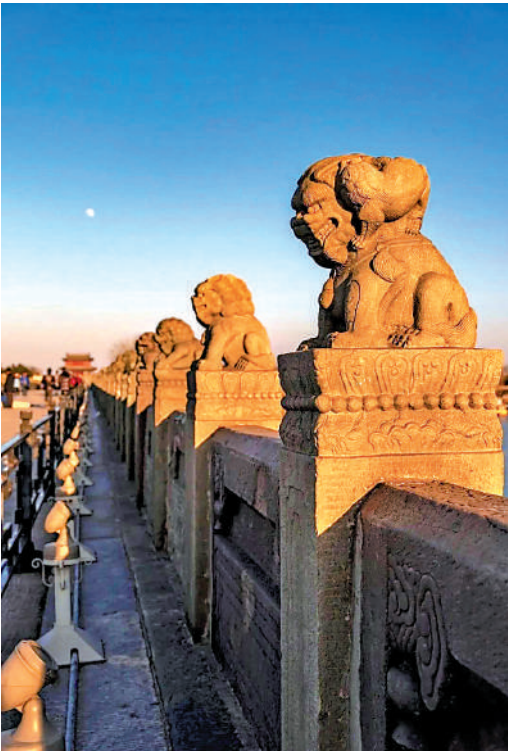
◀8月9日，由「原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老游擊戰士聯誼會」主辦的「紀念抗日英烈謁碑日」儀式在香港西貢斬竹灣舉行。

據統計，在抗戰期間，港九大隊共救出八十九名國際友人，含二十名英軍、八名美飛行員。同時，國際工作小組向盟軍提供大量精確情報，如日軍在港艦船類型、數量、調動詳情、布防變化等等，甚至日軍工事圖紙，都源源不斷送達盟軍司令部。這些情報實質性地支持了盟軍在太平洋戰場的作戰，為國際反法西斯事業作出了中國南方戰場不可磨滅的貢獻。

港九大隊是香港抗戰歷史的主角和真正的城市守護者。他們在極端困難條件下展現的創造力、堅韌性和國際主義精神，是中華民族抵抗外侮精神的生動體現。隨着日本的投降，港九大隊奉命於一九四五年九月底分批北撤，結束了其在香港的使命。在其三年零八個月的艱苦鬥爭中，港九大隊逾百名隊員在戰鬥中犧牲或被捕後遇害。他們是香港歷史不可或缺的英雄篇章，是值得香江永遠銘記的無上榮光，也是中華民族抵禦外侮、捍衛尊嚴的不朽豐碑，他們的名字應當被銘記。

時光荏苒，大幅山的硝煙早已散盡，維港兩岸的霓虹璀璨奪目。當我們今天漫步西貢碼頭，遠眺大嶼山海灣，或穿行旺角、油麻地的街巷時，不應忘卻，在半個多世紀前的至暗時刻，曾有一群年輕的戰士，以常人難以想像的勇敢與智慧，在這片土地上編織着光明的希望。他們沒有坦克飛機，靠萊籃裏的短槍、漁船上的炸藥、茶館裏的耳語，在殖民地的夾縫中追尋自由之光。

## 盧溝橋頭，號角長鳴——寫在抗戰勝利80周年



▲晨曦下的盧溝橋石獅。

同盧溝橋畔那歷經風雨卻依舊傲立的石獅，在歲月的長河中默默守護，於時光的流轉間熠熠生輝，深深鑄刻在我們的靈魂深處。

那些彈痕疊疊的獅首，既是屈辱的傷疤，也是榮耀的勳章。盧溝橋的石獅，見證了中華民族從屈辱到振興的歷程。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九月二日，日本正式簽署投降書，中華民族終於迎來了勝利。那一刻，盧溝橋的石獅彷彿也展露笑顏，為抗戰的勝利感到欣慰。當我站在盧溝橋上，撫摸着石獅那被歲月侵蝕的紋理，彷彿能感受到它們在抗戰勝利那一刻的喜悅與欣慰。此時，我心中湧起一股強烈的自豪感——為我們民族的堅韌感到驕傲。然而，勝利的喜悅背後，是無數同胞的鮮血和生命。我們不能忘記那些在戰爭中失去家園、親人的人們，更不能忘記那些為國家安危、民族大義英勇獻身的將士們。他們也許曾經在橋上駐足凝望，從石獅的身上汲取了力量。石獅那威嚴的雄偉姿態，那堅定的深邃目光，彷彿在告訴他們：無論侵略者多麼殘暴，我們要堅持抗戰到底，直到勝利到來。

如今，我們的祖國早已告別任人宰割的貧弱過往。新中國成立以來，盧溝橋的石獅，作為歷史的見證者，親眼目睹了祖國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它們看見了科技的星光閃耀深海與蒼穹，看見了千萬鄉村舊貌換新顏，也看見了中國以更加昂揚的姿態走向世界舞台中央。

盧溝橋的石獅仍踴躍在永定河上，鬃毛凝霜，目光深邃。它們不再流淚，也不再怒號，只是靜靜地注視着復興號列車掠過曠野，注視着孩童在石欄上數獅子，注視着晨曦一次次把彈孔鑲成金色……

## 問海(下)

在距離惠安不遠的晉江深瀝，那邊的女子是出了名的漂亮，俗話說「靈水菜脯，深瀝查某（閩南語女人）」。

她們皮膚白淨，水靈靈的。男人出海打魚，她們在家研究怎麼將魚做成鮮美的魚丸魚羹。閒暇對着海風唱曲南音，寄託情思。

藍藍的海，寧靜而爛漫。然而這只不過是表象而已。我曾跟着漁民在近海乘船，看似平靜的海面，小船卻不停晃動。一個浪頭打來，船身劇烈顛簸，海浪像要把海平面上的一切都摺疊起來。我死死抓住船舷，催促趕緊靠岸。對於一個膽小的人來說，那種在風浪中的眩暈，無法控制自己的漂移感，感覺實在不好。

而惠安女呢？大概她們更深知海的脾性。她們赤着腳扛石頭，赤着腳討海。石頭練就了她們堅硬的骨骼，大海賜予她們闊大的胸襟。新一代惠安女，不再挑石頭了。許多惠安女成了工藝美術大師、非遺傳承人。她們的手指撫過冰冷的石料，雕

刻刀下便開出花朵，飛出鳥雀。她們學會了用電腦設計圖樣，用機器輔助雕刻，但那些最精妙的線條，依然要靠手指的觸感來完成。她們依然不愠不火，她們俯身與石頭對話，她們明白石頭最硬，也最軟。你用力過猛，它就裂給你；你溫柔對待，它就會把最美的紋路呈現給你。

潮水漸漸退去，海邊露出黑色的礁石，依然還是那些鮮艷的「花頭巾」在礁石間採集海蠣。她們動作嫺熟，鐵鏟一別，海蠣應聲而開。海蠣的外殼極粗糙，但內裏的海蠣卻又極柔軟甘甜。這些逐漸老去的「惠安女」，海風將她們的臉龐熏得黝黑，身形瘦削，脊樑骨卻是挺拔的。她們更像是世間另一類硬派女性的存在，如同黑色的鐵釘，牢牢釘在礁石旁、灘塗上。

夜色漸漸降落，咖啡館那石刻的「問海」雕塑，漸漸地也要隱沒在海的視線裏。清新的海風吹拂，一陣陣給予了每一個面向大海所求答案的人。

淺灘的水渾濁動盪，而深海永遠沉着。因為它足夠深，足夠大，才能沉澱出屬於自己的藍。



如是我見  
趙學潮

牽引，穿越時空，來到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

盧溝橋，這座橫跨永定河的古橋，始建於金代，距今已有八百多年的歷史。它不僅是中國古代橋樑建築的傑作，更因「七七事變」而成為中華民族不屈精神的象徵。盧溝橋全長二百六十六點五米，寬九點三米，橋身由巨大的石條砌成，兩側石欄上雕刻着五百餘隻石獅。這些石獅大小不一，形態各異，每一尊都雕刻得栩栩如生，展現出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藝。它們不僅是巧奪天工的藝術瑰寶，更是滄桑歷史的忠實見證者。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夜，日本侵略者在盧溝橋畔無端挑釁，悍然拉開了全面侵華的戰幕。月色被硝煙染成鐵灰，石獅在炮火中顛抖。它們看見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吉星文團憤然還擊，「寧為戰死鬼，不作亡國奴」的吼聲劃破夜空；看見二一九團三營營長金振中血染橋頭，仍拖着傷體高呼「守住橋，就是守住北平」。槍彈擊穿石欄，卻只留下不屈的彈孔——石獅的瞳孔裏，怒火凝霜。石獅低首，為倒臥身旁的忠魂默哀；石獅昂首，目睹山河破碎、生靈塗炭。中華民族自古便不識「屈服」為何物——從盧溝橋到太行山，再到延河水畔，中國共產黨舉起的抗日旗幟，匯聚起萬眾一心的力量。十四年抗日烽火，自此燎原。

八世紀。手搖風琴可能起源於意大利與法國巴洛克時期，是最早期的宮廷樂器之一。隨着工業革命的推動，具有匠人精神且擅長機械的德國人生產出大量物美價廉的手搖風琴。一時間手搖風琴風靡德國，成為街頭藝人的謀生工具。

手搖風琴通過打孔紙卷編碼，演奏當時的民謠、愛國歌曲甚至歌劇片段。直到二十世紀初，留聲機的發明才讓手搖風琴逐漸淡出歷史舞台。

多年後的今天，手搖風琴在古董收藏界有着「活遺產」之稱，深受人們的喜愛。一方面人們在懷舊那個年代的美好時光，另一方面，手搖風琴也代表着當時工人階層在艱苦生活中的樂觀精神。

德國的手搖風琴組織誕生於一九七九年

的柏林，除了每年的手搖風琴節，聖誕集市也是他們的主場。每逢聖誕節，手搖風琴被裝飾一新，塗上聖誕主題色——紅、綠、金。大爺大媽們也精心打扮，聖誕帽、禮帽，連手搖風琴上的貓貓狗狗都穿上聖誕服。

多年來，民間的手搖風琴被愛好者們和古董收藏家們收到家裏，而還有一些極其珍貴的手搖風琴，比如皇家定製款，或者一些有歷史意義的手搖風琴則收藏在博物館裏，在柏林樂器博物館或者斯圖加特機械音樂博物館裏都可以看到。

手搖風琴在德國，從皇家宮廷樂器，再到街頭藝術音樂之聲，它們被收藏家們收入囊中成為心愛之物，也被「請」進博物館成為鎮店之寶。它們不僅記載着歷史上文化的變遷和工業技術的變革，更承載着人們對那



◀參加柏林手搖風琴節的大爺們。

段工人階級生活的紀念。

手搖風琴的音樂在街頭響起，來來往往的人們停下腳步駐足聆聽。有人聽到的是愉悅與歡樂，有人聽到的是記憶與懷舊。老人們跟隨着琴聲唱起當年的歌謠，彷彿又回到了那個年代，又回到了他們英姿颯爽的青春年華。

## 柏林手搖風琴節



柏林漫言  
余逾